

瘟疫下的中国城市家庭教会

2020 年 1 月至今(本报告完成于 7 月中旬), 中国以及整个世界被一场始于武汉并蔓延至全球的世纪瘟疫所困扰, 瘟疫带来商业萧条、企业倒闭、人与人疏离。过去一直遭受政府逼迫的中国城市家庭教会本以为这期间可以松口气, 然而, 瘟疫并没有让中国政府减少对他们的严控, 即便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 各地拆十字架、取缔教会的行动也从未停止。随着疫情的缓解, 逼迫的力度和范围都在扩大。

•厦门 杏光教会的主日•

5 月 3 日是周日, 厦门疫情已稳定多日, 一些商业、消费场所已解禁, 学校也复课, 教会也开始聚会了, 人们似乎正在逐渐恢复往日的自由。然而, 厦门杏光教会却在这天经历了黑暗。

早晨, 住在同一个楼层的杏光教会的基督徒十几人陆续来到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是他们敬拜的地方。这十几个人中有老人, 有中年人, 也有儿童, 他们在琴声中开始唱赞美诗。主日敬拜还没开始, 大门突然被二百多个警察、城管以及民宗局工作人员包围, 他们带着厦门民宗局对“杏光教会”的取缔通知书, 试图强行进入教会查抄。教会牧师和青壮年基督徒站在门口拦截, 他们据理力争, 告诫官方不要私闯民宅。

杏光教会敬拜的场所并非教会所有, 这是基督徒为了让孩子能在家教育, 集资买下这栋居民楼的其中一层, 用来居住、敬拜及教会学校所用。因此, 这里属于私人财产。在那时, 厦门市的病毒已大大减轻, 限制市民聚集的公共卫生安全措施也已解除, 十几个基督徒在家敬拜上帝也并未违反公共卫生条例。

警方最终破门而入。挡在门口的基督徒被强行拖出按在地上暴打, 他们的手机被抢夺, 女基督徒和学堂老师也遭到暴力对待。他们拆掉窗框和门锁, 进入基督徒家里把一家三口带走。甚至用手机拍下这一幕的邻居也被警察爬上栏杆喝斥威胁, 场面十分混乱。

该堂的晓飞师母和一些信徒在手机被抢夺之前拍下一些视频, 从视频里我们能看到警察施暴的场面, 听到基督徒的惨叫、孩子的哭声以及晓飞师母愤怒的质问: “你们为什么私闯民宅? ! 你们为什么抢手机? ! 你们为什么打人? !”警察的暴力执法造成教会徐文平弟兄胸部、前臂

挫伤，肋骨骨折，其他弟兄、姊妹也有不同程度受伤。厦门因其基督教渊源一直被认为比其他城市执法更文明，然而在行政高压下，权力部门也撕下了温情的伪装而大打出手。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但这种自由却一再被政府行政部门的各种规定所破坏。2017 年宗教局出台了《宗教事务条例》，其中第四条规定：国家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第二十条要求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应不违背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2018 年 2 月 1 号开始，宗教局与公安局配合，强制执行《宗教事务条例》，对家庭教会逐一约谈，要求他们到宗教局登记。登记的条件是承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接受宗教局的教务指导。新《宗教事务条例》的目的是为了把不从“国教”的家庭教会通通赶进三自教会。

由于中国执政党彻底的无神论立场及其所倡导的暴力执政策略，政府始终致力于通过控制宗教来控制基督徒的头脑。三自教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他们建自己的神学院、培养合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牧师站讲台，对基督徒进行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灌输以及似是而非的政教关系的讲解，并在教会升国旗、唱国歌。

杏光教会被打压的原因是他们坚持宪法赋予基督徒的信仰权利，不肯加入三自教会，拒绝到民政局做出违背信仰原则的登记。为此，教会曾多次被警察、城管、消防部门以“非法集会”的名义联合执法。去年 8 月出动警察及城管人员闯入正在装修的杏光教会聚会点搜查。政府部门还多次在没有执法手续的情况下要求进入教会搜查均遭到拒绝。此楼因为门口有防盗门难以进入，去年 11 月 28 日下午，厦门联合城市管理部门以“违建”的名义，强行拆除防盗门。据其他教会的经验，拆门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阻止、干涉公民按照自己的宗教信仰教育孩子的自由，强制关闭家长自发联合教育，强迫家长送孩子进入不认可的公立学校，不但侵犯公民的宗教自由，还剥夺了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权。杏光教会下一步打算是走法律程序，继续维权。杏光教会的基督徒在自己家里聚会既没违反宪法，也没违反卫生防疫条例，警察却在 5 月 3 号这天以“非法集会”的名义突袭他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5 月 3 号这一天是世界新闻自由日，然而这个教会却经历了信仰自由被无情打压的现实。

5 月 3 日当天，有 6 位基督徒被带至杏林派出所，直到夜里 9 点才全部释放。晓飞师母和其他基督徒前去迎接，大家在派出所门外合照留念，灿烂的笑脸照亮夜空。晓飞师母在朋友圈留言：“回家。这个世界只有一位君王配得我们效忠，至死忠心！”

福建曾经是基督新教最早进入中国的地区之一，厦门鼓浪屿更是早期宣教士云集之地，这里还是林巧稚、林语堂、唐崇荣等基督徒的故乡。然而自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取缔拒绝加入三自的家庭教会的行动开展以来，福建民宗委称将在两年内清除辖区内所有家庭聚会点。去年下半年，福建有多所家庭教会被关闭。瘟疫刚刚结束，福建又迫不及待采取一连串针对基督徒的行动，4月下旬，福建宁德霞浦政府捣毁了176座基督徒墓地。甚至在疫情严重时期也未曾放松对基督徒的监控。据厦门巡司顶教会杨希伯牧师透露，整个瘟疫期间，保安都天天把守在巡司顶5号门口。无论疫情多严重，厦门市政府对他们仍重点关照。之前一两个朋友到访在签字后还被允许进门，4月初突然监控升级，一个访客都不让进。历史传统深厚的巡司顶教会在去年5月被关闭后，当局派出的公安及治安人员在教会楼下驻守长达一月有余。去年6月30日，巡司顶教会杨希伯牧师的妻子带朋友返回巡司顶5号时，遭大批公安排成人墙堵在家门口楼下，作为法律系毕业的高材生，她当着公安的面痛斥当局执法“简单而粗暴，没有法律依据。”

疫情刚爆发时，厦门民宗局曾给家庭教会发过一份简短的调查问卷，其中涉及“你认为瘟疫是因为上帝发怒吗？”类似这样有趣的问题。

并非只有福建才在瘟疫期间这样对待教会，在中国其他省份，总体上对家庭教会的管控在任何时候都未放松。从今年1月底新冠病毒爆发以来，数千万中国基督徒不得不放弃到教会敬拜而改为网络聚会或家庭式小范围聚会，即便如此，仍难逃政府的追踪。

•成都 秋雨的复活节•

4月12日是基督教重要节日复活节。早上8:30国宝和警察就分别进入七八个长期被监控的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的基督徒家里，其中有长老、执事和同工，张建青刚做爸爸，他的女儿刚刚满月。国宝先是假装跟他们闲聊，9:30基督徒开始敬拜，邀请国宝、警察一起参加。唱诗祷告之后，基督徒播放王怡牧师关于复活节的录音讲道。国宝警察听出是王怡牧师的声音马上上去制止，说不许听王怡的讲道，不许以秋雨的名义聚会，网上也不行。随后警察分别把他们带到派出所，要求他们详细交待为何要聚会，有多少人参加等等。一位同工说：“警察似乎早已知道教会近期要有集体活动，一周前就开始跟踪信徒，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发现自己被跟踪。”警

方直到中午才释放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既可以破坏秋雨基督徒的复活节网络活动，也可以作为警方在宗教节日的政绩向上交差。

经过两个多月的严控，成都先把新冠病毒疫情防控从一级响应降到二级响应，再在 3 月 25 日把二级响应下调为三级响应。这意味着市民出门不用戴口罩，小区可以正常出入，商业、餐饮业、宾馆、电影院等全面开放。对秋雨的基督徒来说，这一切意味着对他们的监控全面恢复。

在 2018 年年末的 12.9 大抓捕中成都秋雨圣约教会失去了会堂和牧师，王怡牧师和覃德富长老分别被判刑 9 年和 4 年，多名长执同工至今还在取保候审，会友只能在警察、国宝长期一对一、甚至几对一的贴身跟踪和监控下在家里、在网上坚持聚会。他们经常被上门骚扰或带到派出所。官方通过基督徒的工作单位和房东向他们施压，要求他们签署与秋雨划清界限的承诺，不愿签署的人就会失去工作或被强行退租，多位基督徒连夜被警察和房东把行李扔出门而流落街头。基督徒到另一个基督徒家吃顿饭，马上就有人上门查身份证。不允许他们相互见面，尤其不能以“秋雨圣约教会”基督徒的身份见面。国宝甚至说“你们以春雨、夏雨、冬雨的名义见面都可以，就是不能以秋雨的名义见面！”

尽管疫情最严重的时期部分基督徒的贴身监控略有放松，然而对那些最“顽固”的基督徒，哪怕在大年三十国宝也把沙发床摆在他们的家门口。2 月 21 日春节前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一位会友被国宝等一行五人上门，要求不要过度关心王怡牧师的妈妈，不要为她买年货，不要以秋雨的名义组织活动，不要提瘟疫与王怡有什么关系；3 月 11 日，居住在龙泉驿的蓝弟兄一家被龙泉驿区大面镇派出所上门恐吓，逼迫他们脱离秋雨教会，送孩子上公立学校。当时，蓝弟兄的妻子怀三胎即将临产，门口警察在撬锁，楼下停着一辆警车和一辆救护车，她惊恐地说：“我们没叫过救护车，很害怕会被抓去假隔离真监禁。”3 月 25 日成都降为三级响应的当天，陈燕姊妹刚出门就被两位国宝跟踪。陈燕又称肖太太，她的家庭自 12.9 以来被国宝持续跟踪、监视长达 16 个月，无论春节还是瘟疫期都不间断。因不堪骚扰，4 月 8 日肖太太决定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她先后三次电话报警要求立案却被派出所拒绝，警察甚至跟她说：“不要说什么法律，都是工作。”随后她连续发文《肖太太要打官司》，表示将继续维权。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仍不肯放弃信仰，利用有限的网络空间坚持团契和聚会，瘟疫期间更是如此。然而就是这样一点有限的空间政府也为政府所不容。今年春节之后，成都警方以“秋雨圣约教会死灰复燃”为由，多次威胁该教会信徒停止聚会，如果拒绝配合，将采取断电停水或拘留行动等手段。一位同工曾被警察断电而无法参加网上敬拜。作为一

间地下教会，秋雨不但利用网络技术牧养基督徒，也希望向更多的人传福音，瘟疫期间他们联合其他家庭教会举办了多次网络福音布道会。这些布道会多数时候顺利，偶尔也遇到技术干扰导致声音卡、直播间被关闭、直播房号被屏蔽。当然也有人为阻力。4月21号的网络福音布道会由冉云飞担任主讲，为了阻止他的讲座，他被派出所提前带走，导致布道会临时更换内容。聚会结束后，冉云飞才被释放回家。冉云飞带领了好几个读书群，帮助基督徒和慕道友成长。他说自己喝茶二十年，近一年多喝的茶频繁翻倍。正如教会被拆之前每个主日都有国宝、警察旁听证道一样，他们相信 Zoom 群也可能有网警，也盼望其中有人因此改变。

•武汉“爱心行动”在瘟疫中受挫•

春节前夕，突如其来的病毒袭击了武汉，并如洪水般决堤泛滥，武汉成了死亡之城的代名词。当恐惧在城市无节制蔓延时，1月底，武汉下堂牧师黄磊在空旷的教会录制了视频，勉励基督徒在灾难中思考永生、刚强壮胆，相互帮助，为基督做见证。黄磊牧师的证道安稳有力，鼓舞人心，迅速在网络传播。

黄磊牧师是从外科医生蒙召做全职传道人，2008年5·12汶川地震后的第五天他就赶到汶川，在那里目睹了一位因三个孙子都被埋在泥石流下而一夜白了头的妇人的绝望，回到武汉就向医院辞职，带领基督徒“爱心行动小组”三千名志愿者团队在汶川陪伴那里的人们三年，与灾难受害者建立了亲密关系。汶川地震共有106万民间志愿者，其中基督徒占61万。而那时，三自教会就被禁止参与汶川救援。三年后茉莉花事件爆发，由于汶川志愿者中有茉莉花事件的参与者，政府强行解散了所有在汶川的志愿者团体。

尽管汶川的民间志愿组织最后被解散，与这次瘟疫相比却有更大参与的空间，这一次民间救助渠道几乎全被堵死，尤其家庭教会。基督教背景的自发组织却让政府非常敏感，任何有（家庭）基督教背景的民间社团，几乎都不能存在。黄磊牧师形容基督教会只能在夹缝中抗疫。

1月底，北京七间家庭教会联合发起为武汉教会募集口罩、护目镜、防化服等物资的活动，对接教会就是武汉有着丰富慈善经验的黄磊的教会。2月初，警察就传唤了活动组织者，并警告他们停止活动。海内外的基督徒向武汉教会奉献了大量钱和物资，希望教会可以把这些物资赠送给医院或个人。然而很多物资被红十字会截获，警察甚至直接到教会查抄这些捐赠物，牧师被带走喝茶。

黄磊牧师的教会也募集到不少资金和物资，希望向政府部门捐助，但由于下上堂是没有登记的家庭教会，被政府认为是非法组织，当地官员害怕惹麻烦而拒绝了他们的捐助。作为曾经的医生，黄磊曾申请到疫情最严重的武汉医院当义工，或者给患者和医务人员送饭，这些请求都被拒绝。黄磊曾代表武汉牧者联祷会以视频的形式发起全国基督徒禁食祷告倡议书，呼吁全国的基督徒从二月三日至五日，连续三天禁食祷告，以求瘟疫止息。他还呼吁基督徒效法但以理书的先知进火窑也不拜尼布甲尼撒的偶像。他因此遭到当局警告，网上的倡议书和视频也都被删除。

黄磊在电话接受纽约时报记者张彦的采访中说，“在中国所有的捐款渠道都由官方占满，”“他们不太愿意看到民间社会参与，尤其是有信仰的宗教团体。”

黄磊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说，“大量的物资积压在（红十字会），我们又得不到，不能通过我们的渠道快速送到医院。我们得到的只有通过顺风寄过来的小件物品，大概不超过 5 公斤。别人寄给我们的，有的（红十字会）说被退回了，有的说被征用了。”瘟疫期间黄磊牧师的上下堂基督教会从海内外筹集并发放了约 5 万个口罩、上千套防护服和 1500 个灭菌仪等。他们坚持给困难家庭捐款、送柴米油盐蔬菜、给福利院的老人、社区保安和民警送防护物资，给坚持工作的快递员每天订送两餐。武汉有六百多个家庭教会，尽管政府不允许，这些教会仍不同程度参与了类似的社会援助。近期武汉疫情有反复的迹象，个别小区的管控程度又回到了最严重的时期。但多数地区显得比较安全。虽然瘟疫期间武汉大多数教会的网络敬拜并未受到干扰。但跟中国其他城市命运一样，武汉家庭教会一直没有合法身份，看起来他们被默许存在，却随时面临被取缔的风险，去年武汉就有十几个家庭教会被关闭。尽管现实严峻，那些不愿加入三自教会，也拒绝到民宗局登记的武汉家庭教会仍会坚持到最后时刻。

•北京 金天明牧师九年软禁后现身网络•

2020 年 5 月 4 日，北京宣布解除新冠病毒疫情一级响应、改为二级响应刚 4 天，在家中被软禁长达九年的金天明牧师在 Zoom 露面，他作为三位主讲人之一参加了名为“历史与传承”的城市牧养论坛，许多关注他的基督徒终于能通过网络见到他。这次论坛由几位家庭教会的牧师发起，意在利用网络技术分享城市家庭教会的历史，鼓励基督徒在瘟疫期间坚固信仰。

金天明牧师是北京家庭教会—守望教会的创始人，他在 1993 年建立教会，起初只有二三十位基督徒在家敬拜、查经；随着人数增多，开始租用居民楼的住宅聚会；2000 年后，发展到十二个聚会点，一千多个信徒，成为当时北京最大的家庭教会。伴随着教会的扩大就是来自政府的逼迫。金天明牧师从 1999 年开始，经历了上门谈话、喝茶、警告、恐吓、临时拘禁到长期软禁。2008 年 5 月 11 号金天明牧师提着行李箱去讲道，那时他做好了付代价的准备。教会购买的会堂也被政府要挟物业强行退售。失去会堂后他们坚持露天敬拜，从 2011 年 4 月 10 日中关村广场主日敬拜那天起，金天明牧师在家全天候三班倒 24 小时被软禁，从大门到电梯口再到家门口三道岗哨。两年后因金天明体质严重下降，经反复申请才获准每天两个小时在下楼散步。同时被软禁的还有教会的晓峰牧师和孙毅长老。教会的信徒数年坦然面对抓捕、失业、退租，长期坚持户外敬拜。会友从一千多人减少到三百多，2019 年 3 月被北京市政府宣布取缔后全部退回小组，转入地下。

5 月 4 日和 11 号金天明牧师分别分享了中国城市家庭教会及守望教会历史。他用中国农村教会如何长期忍受逼迫不妥协而获得敬拜权利来勉励城市教会。中国家庭教会出现于 1950 年代，因基督徒拒绝加入官方教会而自发、松散地在家庭、田野甚至在山洞建立起聚会点。“家庭教会”就是对这种民间基督教教会组织的统称。这个名称和现象，就是基督徒坚持自由和自治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家庭教会是公民社会的先行者。这是让中国政府最害怕的地方。

在 Zoom 上大家欣慰地发现金天明牧师虽然看上去老了一些，但九年失去自由的生活没能夺去他的温柔和平安，他的信仰一如既往地坚定。他说他特别感恩瘟疫期间教会有不少会友结婚，还有十几个人出国读神学。虽不能正常稳定地聚会，但坚定委身的会友越来越多。讲座过程中有快递来敲门，金天明牧师风趣地说这项权利也是他刚刚才得到的，过去的九年里他不能收快递。他指着自已脸上一小块红色的印迹说，这是昨天出门在附近参加小组聚会之后，跟国宝发生激烈冲突的后果。

•瘟疫后或将面临更大逼迫•

以下是瘟疫爆发以来各地发生的宗教逼迫事件：

3 月 9 号，安徽蚌埠淮上区就开始拆十字架；

3 月 10 日凌晨 4 点，河南商丘市宗教局联合柘城县政府人员、警察共 200 余人用两辆挖掘机强拆了大仵乡夏庄基督教堂。

3月11日，江苏宜兴香柏树教会被政府强拆；

3月13日，安徽亳州涡阳基督教堂的十字架被强拆；

3月14日，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伯特利家庭教会的赵怀国牧师因使用翻墙软件浏览境外媒体有关武汉疫情的报道，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行政拘留，4月2日被正式批捕；

4月1日，安徽阜阳一座已有100多年历史的基督教堂的十字架被强拆；

4月12日复活节，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胜利路东湖教会教堂被当地城建部门以违章、聚集安全隐患为由强行拆除；

4月13日，郑州安提阿教会被民政局取缔；4月15日，安徽省合肥市肥西三河教堂被强拆十字架；

4月27日，拥有120年历史的安徽合肥基督教堂的十字架被强拆；

从这些事件不难看出，统战、收编、打压、取消基督教家庭教会是中国政府长期的宗教策略。即便在疫情严峻时期，政府仍不定期约谈或拘捕家庭教会的牧师、在一些敏感日一些牧师会被带出门旅游。政府还长期威胁恐吓、调查、传唤这些教会的基督徒。罚款、逼迁也是政府冲垮城市家庭教会集体聚会的招术，迫使在异地建立教会的牧师或信徒失去安宁的生活。2018年广州圣经归正教会黄小宁牧师被逼迁之后寻租新房对房东提出要求，要敢于把自己的房子租给家庭教会的牧师，有承压能力，不随便因有关部门的压力收回房子。他说：“不管你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希望房东要有诚信和脊梁骨。”

北京守望、锡安、上海万邦、成都秋雨、贵阳活石教会、广州圣经归正教会、厦门巡司顶等等教会都有过共同经历。疫后，逼迫力度或将加大。一些牧师已提前被告知将被抓捕、判刑。对此，这些教会的牧师态度也很明确：他们可以随时来“执法”，我们也会随时“伏法”，但敬拜永不停止。

瘟疫期间，这些教会一边受逼迫，一边参与对武汉的援助，一边利用网络学圣经、办学术讲座、传福音。三自教会则与之相反，他们下发通知，要求停止网上直播讲道活动，并要求各教会核查杜绝私自聚会现象。然而长期不能线下聚会信仰将造成伤害，许多牧师表示，很多城市基本都恢复正常了，唯独教会不能恢复。政府可能借疫情之名趁机剥夺基督徒的敬拜权。有传言称，中国高层正把如何控制基督教在网络传播的课题分发给高校去研究。中国政府正在利用新技术让极权无孔不入。

从中国政府在瘟疫期间对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打压我们可以看出，有爱心、有真理、有组织、有建制、能为中国社会带来和平、坚持以上帝而不以中国共产党为最高元首的家庭教会是中国政

府实行独裁统治的一大障碍，因此，清除信仰独立的家庭教会是未来中国政府的一项长期、持久的宗教策略。官方的一贯模式仍然是民宗局联合警方、国宝和社区对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进行抓捕、传讯、威胁、恐吓、查封教会、拆十字架等暴力方式逐步解散所有家庭教会，家庭教会也将持续采取非暴力不合作方式予以反抗。新冠病毒将影响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尤其影响中美关系。在美国及一些欧洲国家施压下，中国政府会把这种压力转嫁到家庭教会的头上。就像已在狱中的成都秋雨教会的王怡牧师所说的，基督徒就是中国政府手里的人质。

附言：信仰自由是人类最基本的自由。建议欧洲政策制定者和国际倡导组织关注和支持中国家庭教会，敦促中国政府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公民信仰自由的规定，履行中国加入WTO时向国际社会所承诺的关于宗教自由的条款，谴责和制裁那些迫害基督徒的宗教局、国宝、公安等相关行政部门的官员。